水仙花與玫瑰花

中四勤　楊巧丹

我的母親是一個很傳統的人，有着傳統中國女性的嬌情。她總是臉帶微笑，眼神中流露出溫柔。她的臉很白，白裏又透紅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美人兒。她就像一盆水仙花般清麗、柔弱，總帶着甜甜的香氣，令人憐愛。

小時候，我總愛看母親的臉，渴望成為像母親般美麗的女性。我也想成為像母親般純潔的水仙花。只是，一場意外改變了我的一生……

還記得那時是我十二歲的新年，我們一家去逛花市。父親買了一盆水仙花，那是我們家的習慣。就在我們過馬路的時候，一輛汽車快速地駛過來，就要撞向母親。在千鈞一髮之際，父親把母親推開，車子撞向了父親。那一刻全世界都靜止了，只有父親的血在流着……

其後發生甚麼事我也看不見了，只有淚水從我的心裏流出。我只記得父親的血染紅了水仙花，也染紅了我。

那天以後，我不再視母親為偶像。對她，我只有恨！「若不是她，父親不會死！」這句話常在我腦海中浮現。恨意把我染紅，長出一根根的刺。我不再是從前的我。我每天都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，我不想回想去一個沒有父親的家。我每天也與朋友玩至深夜才回家。

紅玫瑰似的我，那叛逆的行為是我的刺，美艷的血紅花瓣是我的傷痛，它一層層地包圍我的心，把它封鎖。玫瑰的氣味是如此濃烈，讓人喘不過氣來。

水仙花與玫瑰花是兩個活在不同世界的人。水仙花總愛把心打開，把話說出來。而紅玫瑰卻自我封閉，讓花瓣保護自己。水仙花總以柔弱的身軀抱緊快要倒下的紅玫瑰，但紅玫瑰的刺卻一次又一次傷害溫柔的水仙花……

過了幾年，這是我會考的日子，但我卻沒有半點溫習的動力，我還是老樣子，與朋友吃喝玩樂。其實我只想快點出來工作，離開這個家。但當我拿着零分的會考成績時才知道，原來找工作是很難的。在社會生存和工作是很難的。我捶了幾下雙臂，工作過後的身體變得很重，無力支持下來。在我快要倒下的時候，一雙溫暖的手把我拉起。她的身上傳來令人懷念的味道，甜甜的。我抬頭望向她，發現原來是母親。我原想把她推開，只是身體已無力氣了。母親扶我坐下，那溫柔的雙眼我多久沒看過了？她的臉不像以前般光滑，已長滿皺紋了。我的心像是被打開了一般，藏在裏面的淚全湧出來，還帶着悔意和感動。母親沒有說話，只是把我抱入懷裏，讓我盡情痛哭。不知過了多久我才停下來，我望向母親，她明亮的雙眼泛紅，抿緊雙唇。我們都沒有說話，只是抱在一起。直到母親先開口說：「我們回家吧？」我點了點頭。很奇怪，我的身體不再沉重，只有溫暖，那是自父親死後再沒有過的感覺。

原來，真正柔弱的不是水仙花，而是紅玫瑰。因為柔弱才要長刺來保護自己和用花瓣封鎖自己。而水仙花看似柔弱但卻有強而有力的根，不讓自己倒下。紅玫瑰的紅開始褪色，變成了白色。這是懷念父親的白玫瑰。我和母親帶着白玫瑰和水仙花去拜他。我彷彿看到父親的笑臉。母親看了看我，我們也笑了，和父親一起幸福地笑。

